



本土文本

东山老者

□李新勇

在太湖之滨,我遇到一位年近七十的老茶农老吴。他在太湖东山生活了近七十年,从幼年到少年、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,太湖的山水始终以其博大和深厚,滋养老吴近七十年,也滋养了老吴的子孙。

老吴的春天是从淡青色的黎明开始的。当城市还沉浸在梦乡,他提着竹篮,沿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小路,走向自家的茶园。茶园与果林共生,枇杷树、橘树与茶树错落有致。在这独特的生态中,果香悄然滋养着茶韵,赋予碧螺春别样的风味。老吴的手在茶树上起伏,小心地摘下鲜嫩的茶芽。他说,明前采摘的芽苞最是鲜嫩,炒制出来的茶香也最为浓郁,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碧螺春;清明过后,芽苞渐少或成嫩芽,对这种茶叶,我们专门给它一个名字叫炒青。清晨的茶园,寂静得只能听见采茶的嚓嚓声。碧螺春和炒青的采摘,前后不超过两个月时间。

午后便是制茶的时光。老吴的制茶工艺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他将采回的茶叶倒入锅中,用双手不断翻炒。锅的温度、翻炒的力度和速度,都需要精准把握。他说:“炒茶就像和茶叶谈心,要用用心去感受它的变化。”在现代制茶机普及的今天,老吴依然坚持着传统的手工制茶工艺。他知道,机器制茶虽然效率高,但少了那份人情味,也少了碧螺春独特的韵味。然而,现代市场的冲击如同汹涌的潮水,传统工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许多人放弃了手工制茶,选择了更便捷的机械生产。老吴却不为所动,他守着这份古老的技艺,守着东山的茶香。他说:“明前碧螺春,若不靠手工炒制,就是对茶叶的大不敬。”

日落太湖,将湖面和村子打扮得一

派辉煌。竹篱笆上的风车茉莉染了晚风,处处芳香。劳作了一天的老吴坐在院子里一棵老茶树下,斟上一杯自己炒制的碧螺春,不说话,也不跟我交流,安静地看着满院的香气和绿树,脸上尽是祥和的宁静与满足。

老吴不仅熟知自家茶园里的每一株茶树,更了解东山的每一寸土地,他甚至知晓莫厘峰上隐藏着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游客登山,大多从雨花胜境出发,而老吴知道一条野径,那是他儿时砍柴常走的路。在这条路上,能遇上一处山泉,清澈的泉水从石缝中潺潺流出,掬一捧入口,甘甜清凉。还发现了那块未被标注的古老石刻——“湖心积翠”碑。石碑上的字迹历经岁月的洗礼,有些已经模糊不清,但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情怀。“以前,这条路走的人多,现在都被其他平坦的青石路取代了,这些老地方,也快被人遗忘了。”老吴的话语中,透着一丝感慨。时代的变迁,让人与山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,曾经熟悉的小径,如今已荒草蔓菁,不用柴刀在前面开道,密密麻麻的灌木和藤萝,随时让道路消失。

他带着我去拜访了他的二舅,一位至今坚持古法酿酒的老人。在酒坊里,比老吴年长两岁的老先生向我展示着各种古法酿出的酒,梅子酒、桃花酒、桂花酒,每一种酒都承载着东山的季节与故事。老先生已不再亲自酿酒,而是在孙女的帮助下,以自家小规模的酒坊为背景,进行直播带货。他说:“以前酿酒,是为了自家喝,为了招待客人,现在通过直播,能让更多人尝到我们东山的味道,这比我自己关起房门酿酒更有趣。”二哥笑着说。他一边对着镜头介绍酒的制作工艺和特色,一边与网友互



动,感觉这件事情不仅很有意思,还让自己时刻感到还年轻。亲自酿酒的是老吴二哥的孙女。那天,发酵池里的酒糟泛着珊瑚色,孙女的汉服袖口沾满紫米粒。老人教她辨识酒花:“要像初生鸭雏的绒毛,密而不破才是好酒。”随后,老先生掏出个磨得发亮的银杯。老吴向我介绍:“这是测酒神器,我们吴家的老祖宗从嘉靖年间传下来的。”杯壁刻着的刻度早已模糊,老先生却能闭眼说出每道凹痕对应的度数。直播间的年轻人不断刷着“非遗传承”的弹幕,老先生对着镜头摆手:“我算什么传承?不过是为传统工艺寻找新舌头。”

通过老吴,我还认识了一位放弃高薪、租住古村老宅的画家。画家的小院里,摆满了各种画作,画的都是东山的山水风光、风土人情。“城市的喧嚣让我感到疲惫,来到东山,我找到了内心的宁静,这里的一草一木,都能给我灵感。”画家说。他说村子里跟他一样选择了“逃离与回归”的,不止他这样的画家,还有作家、诗人、书法家等等,有的他们相互认识,有的互通姓名之后才知道对方赫赫有名。不过只要到了东山,他们对东山的热爱,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。在老吴的带领下,我还遇到了一位在碧螺村开民宿的前程序员。他将现代设计与东山的古朴风格相结合,打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民宿。“我想让更多人了解东山的美,也想在这里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”他说。这些现代隐居者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东山的热爱,他们的到来,也为东山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此情此景,令我动容,我在手机记

事本上写下一行字:山是凝固的时间,人是流动的尘埃;茶是山的语言,人是茶的知音……然后,就不知道后面该接一句什么来升华或者更有诗意。后来想了几天还是没有想出来,就任由其烂尾在记事本上。心想,别怪我才情不够、心气不足,怪只怪我在太湖东山游历的时间太短。不信,你让我到那里生活一段时间看。

太湖东山自宋朝南渡起,便成了文人雅士的隐逸之所。达官显贵们卸下浮华,在此筑庐而居,将耕读传家的精神深植于山水之间。晨起荷锄耕作,暮归执卷夜读,在入世与出世间从容游走,沉淀出豁达超脱的情怀。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,如同太湖的湖水,浸润着每一寸土地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东山人。历经岁月流转,朝代更迭,如今的东山,依然保留着那份骨子里的文化气韵。无论是漫步青石板巷,还是驻足古宅庭院,都能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,看到那份传承千年的文化气质,在现代隐居者的笔墨间流淌,在民宿主人的巧思里重生,在茶农的笑靥中绽放。

老吴站在自家茶园中,眺望不远处的莫厘峰,俯瞰太湖的黛黛波光,他的一举一动都诠释了什么是自由、惬意和舒适。他跟东山的大多数人一样,是东山的守护者,守护着这里的茶香、山韵、风味,守护着东山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在时代的浪潮中,东山在不断变化,新的事物不断涌现,可老吴和像他一样的人,恰似扎根湖岸的古柳,任凭风雨拂过;又像庭前的藤萝,适应着新的变化,在参与新变化的同时,始终守着这方水土的魂,使东山的故事,化作太湖上永不消散的涟漪,在时光长河里悠悠荡漾。

真知

□凌云

晨光刺透青藏高原的薄雾时,我们已列队在马厰前。连长捏着批准文书走过来,牛皮纸簌簌作响:“注意安全,每匹马都给我全须全尾带回来。人更要完全回来。”八个南方兵憋着笑——我们这些水乡长大的孩子,终于能在黄河源头证明捕鱼的手艺。

公马驮着麻袋和渔网,在海拔四千米处打着响鼻。我攥紧缰绳,忽然想起入伍时母亲的嘱咐:“干什么事都得三思而行、顺势而为。”此刻冰河正在脚下嘶吼,碎冰碴子撞在卵石上,像千万把匕首出鞘。

“排长,下水水缓!”新兵小陈指着河湾。几个兵已跳下马背解渔网。我按住网绳:“等等。”手指浸入水流,刺骨

寒意顺着经络往心脏爬——这水太急,网下去准被卷成麻花。

我们逆流而上一公里。雪水在此处拐出半月形浅滩,公马驮着的渔网开始晃荡。“就这儿。”我摘下军帽测量风速,“逆水下网,横拉收网。”两组人马分列河道两旁,各执渔网一端,逆着水流向上游拉去。

清澈的河水中,鱼群被惊动,四散奔逃,在水中划出一道道闪亮的轨迹。大伙的心怦怦直跳,仿佛已经闻到了鱼汤的香味。但当我们收网时,鱼儿却了无踪影了。我们几次三番地撒网、收网,耗时一个多钟头,只逮到了几条小鱼。

“算了吧排长!这鱼太狡猾了,根本网不住。”有人踢着卵石抱怨。我见

大伙泄了气,便决定打道回府:“向人取取经,改日再来!”

此时,战士们也懒得扛渔网,便在两岸拽着网绳顺流而下。不多时,不知是谁在无意间看到网前群鱼乱窜,急忙叫喊:“排长!快看!鱼……”我一看,网前的河水竟沸腾起来:成群的黄河裸裂尻鱼(注:高原特有无鳞鱼种)正逆流冲刺,银青色的脊背劈开湍流,像无数柄出鞘的藏刀。它们完全没注意身前漂来的死亡罗网。

我急忙下令:“收网!顺着水势,慢慢地拉!”网绳颤动,越来越沉。当那些滑腻的无鳞鱼被拖出水面时,它们在阳光中闪着冷冽的光,像一捧被黄河吐出来的古老秘密。

“真奇了怪了!”小陈捧着银光闪闪的鱼获傻笑。我愣了几秒,恍然大悟:“鱼的习性可能是逆流而上的,我们逆着水流拉网,鱼跑得比网快;现在顺流而下,正好把逆流而上的鱼一网打尽!”随即我又补充道:“网要逆着水撒,人得顺着水收。”大伙兴奋得手舞足蹈,立刻如法炮制。不到一个小时,就捕获了四麻袋鱼,沉甸甸的收获让大伙忘记了寒冷和疲惫。

返程时公马驮着的麻袋滴着水,在雪地上画出一道蜿蜒的蓝。我数着马蹄声的节奏突然想起了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:“实践出真知。”并且顿悟:所谓真知,从来不在文件规定的河道里流淌,而是永远藏在反向而行的浪花里。

最终,花了两个多小时,我完成了油画处女作。打眼一瞧还不错,嘿嘿,有些得意扬扬,立马拍照晒到闺蜜群。油画初体验,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,因为我不但被老板夸了,也被闺蜜们夸了。她们不约而同问我:“真的是你画的吗?画中的女子是你自己吗?”

“当然,你们都知道我最爱荡秋千了,哈哈!”——我把这幅画带回了上海,挂在书房的书桌上。这幅画,既是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,也是我对“Just Do It”座右铭的实践纪念。

子直接干”。的确我有几处画错了,但是没关系,用新的颜料覆盖住错误的地方进行适当修补即可。画画是纯手工作品,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,绘画作品也绝无可能一模一样,即便大画家也没法做到100%拷贝不走样,所以完全不必瞻头顾尾,能画出来就是成功,就是独一无二。

最终,花了两个多小时,我完成了油画处女作。打眼一瞧还不错,嘿嘿,有些得意扬扬,立马拍照晒到闺蜜群。油画初体验,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,因为我不但被老板夸了,也被闺蜜们夸了。她们不约而同问我:“真的是你画的吗?画中的女子是你自己吗?”



“顾大鼻子”智救陶司令

□无非

1944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时分,天边残阳如血,掘东小镇南坎笼罩在一片昏黄的光晕里。空荡荡的石板街上,两旁的店铺大都关门歇业,只有镇东的一家小渔行还开着门,门口屋檐下挂着几排风干的咸鱼,在晚风中散发着阵阵鱼腥味。

渔行进门处有张油漆剥落的柜台,靠墙摆着几口硕大的腌鱼缸,账房顾大站在柜台后,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,消瘦的面孔衬托着他脸上的红鼻子更加显眼。过了一会儿,他放下笔,盯着账本发呆,叹了口气:“哎,又是亏损,兵荒马乱的年月,如何为生?”

突然,远处响起激烈的枪声,顾大猛地抬起头,红鼻子不由自主地翕动着,不好,鬼子又来扫荡了!他快步走到门口,准备收摊打烊。这时,从斜对面巷子里冲出一个手持短枪的汉子,几秒的工夫,他就闪进屋内。只见汉子浓眉大眼,中等身材,一身渔民打扮却掩不住军人气质,他急促地招呼说:“老乡,快,找个地方给我藏藏!”

“新四军!”顾大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。镇上早就流传着新四军打鬼子的故事,他做梦都想着为抗日出力,想不到今天真的遇上了亲人!可小小的渔行内,只有几口咸鱼缸,藏在哪儿呢?藏不好,自家性命难保,这位新四军兄弟也会落入虎口……

杂乱的枪声、叫喊声、脚步声越来越近,声声都如惊雷在他耳边炸响。时间不允许他多想,他果断地走向一口大缸,他记得这口缸内只储半缸咸鱼。他一把掀开沉重的木质缸盖,说:“快进去!”汉子身形矫健,一手撑着缸沿,轻松一跃,一下子猫进缸内。顾大将缸盖留了一指宽的缝,又从外面鱼盆里,捧了几捧卖不掉的烂鱼盖在上面。

刚收拾妥当,几个鬼子和伪军闯入店内。为首的鬼子,手持一把指挥刀,用刀尖指着顾大的红鼻子,凶恶地吼道:“新四军的看到没有?”顾大沉着地摇摇头,说:“太君,没有看见!”

“你的撒谎!”鬼子目露凶光,一撮仁丹胡子根根竖起,“新四军明明从这条街上走过!”

顾大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,用手一指:“太君,我看见一个打鱼的,从那边的开路!”

另一个鬼子用枪托胡乱地敲打打着鱼缸,顾大的心怦怦狂跳,脸上却挤出笑容,捧着缸盖上的烂鱼,点头哈腰地说:“太君,咸鱼的咪西咪西?”一阵激烈的腥臭味袭来,鬼子厌恶地后退两步,骂了句脏话,挥了挥手,跟在后面的伪军一窝蜂地向前面追去。

待鬼子走远,顾大长长地舒了口气,擦擦鼻尖上的汗珠,拉开缸盖,轻声说:“鬼子走了,你快出来吧!”

汉子又一条鱼跃,从缸里跳出,脸上、头上、衣服上都沾了不少鱼鳞,顾大想打盆水给他洗洗。

汉子朝顾大一拱手,说:“我就走了,谢谢老乡,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顾大,街坊都叫我顾大鼻子。”

“你的红鼻子很有特点,我记住了,咱们后期会有期!”说完,汉子消失在暮色中。

“后期会有期!”很多年来,这句话时时在顾大耳边响起。他也知道那位新四军姓甚名谁,有没有脱险……这些疑问成了埋藏在他心里的谜团。

十五年后的一个秋天。一辆草绿色的越野吉普,沿着南坎公路驶来,车上坐着一位身穿便服,面目慈祥的首长。他就是当年曾经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分区司令员——威震敌寇的新四军抗日名将陶勇。

解放十年了,陶司令时刻牵挂着如东老区人民,这里是他战斗过的第二故乡啊!今天,趁着军务间隙,他特意绕道如东,想看看老区的变化,更想寻找当年那位救他的“红鼻子恩人”。

车过九总,陶司令看见田间有社员正在收割庄稼。他让司机停车,打算和社员们唠唠家常。社员们见公路上停了一辆军用车,都好奇地围上来,陶司令笑呵呵地用如东方言,热情地和老乡们打招呼,询问老乡们收成如何。乡亲们见首长没有一点官架子,七嘴八舌地和首长聊起来,公路上扬起阵阵笑声。

突然,陶司令的目光落在人群后方一位老人身上,大红鼻子!他心头一震,大步走过去,说:“老人家,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,你可是顾大?过去开过渔行?”

社员们议论纷纷:“这位首长可真是神人,他怎么知道顾大鼻子开过渔行?”

“大鼻子”老人不知所措地说:“是,首长,我过去在本地渔行里做过账房。”

“对,就在南坎!”陶司令点点头,朗声说道: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我从上海来,就想找你这个大鼻子!明天早上,我在招待所等您,我要跟您叙叙旧。”

“您是……”顾大心里犹如阵阵海啸滚过,一下子想起了十五年前那个夏日的黄昏……

“我讲过后会有期嘛。”陶司令豪爽大笑,登上车,向社员们拱手道别。

第二天一大早,顾大换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褂子,朝招待所急走而去,和门口警卫人员说明来意,卫兵立刻带他见到昨日遇见的那位首长。一进门,首长紧紧握住他的手:“您老还记得十五年前,您掩护过一个新四军?”

顾大连连点头:“记得,记得,首长,您——”

“我是陶勇,我称您恩人!”

顾大一听,激动得语无伦次:“您——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陶司令啊!”简朴的会客厅里,陶勇亲自给老人倒茶递烟,和他重温当年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。

陶司令点燃一支烟,感慨地说:“苏中沒有高山密林,又不能挖地道,新四军能在这里站下脚跟,完全靠人民的支持!那一次,只要您嘴一动,我就光荣了,反清乡的重要情报也会落入日军手里……”

顾大严肃地说:“要是出卖陶司令,我顾大鼻子岂不成了遗臭万年的大汉奸!”

“抗战胜利后,我派人打听你,新中国成立后,也给地方政府写过信,请设法帮助寻找。这次是您的大鼻子帮了大忙,要不也找不到您。”陶司令诙谐地说。

顾大有点不好意思:“一件小事,陶司令何必挂在心上,在当时情况下,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这样做的。”

陶司令仔细询问了顾大的生活情况,得知顾大生活艰难,他吩咐警卫员,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笔钱给顾大改善生活,顾大说什么也不肯收,诚恳地说:“陶司令,东街西巷都知道,我顾大最讲义气,当时救您,可不是为了图以后的报答!”陶司令听了这话,也不再勉强顾大。

结束了这场难忘的会见,陶司令亲自把顾大送出招待所大门,临别时,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,久久不忍分开。十五年的漫长牵挂,终于有了答案,他们的生死情谊,凝聚在这长久的相握中。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,欢迎来稿:wyhappy781@163.com